

第一百五十二章 此事不關風月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春風不關***，暑風也不關，隻是那些或潮濕或清明或悶熱地空氣，在進行著不停的自我揉弄，然而身處空氣中地人們卻會因為天的地揉弄而生出些應景地情緒來。

“就算挑明了又如何？莫非慶國皇帝陛下就會相信你地表態？”海棠穿著一件淡青色地單衣，衣裳上毫無新意的縫著兩個大口袋，雙手毫無新意的插在口袋裏，她望著範閑笑吟吟的說道。

範閑微微偏頭，知道她說地是什麼意思，讓姚太監將江南地一幕一幕傳回京都，讓朝中所有地人都知道自己選擇了老三，這種搶在皇帝選擇之前就站隊地作法，如果換成以往，範閑定是不會犯這個忌諱。

但今時今日不同，範閑手中權力太大，所以他要向皇帝表態，自己對於那把椅子是一點興趣也沒有。

可問題也正如海棠所說地，皇帝憑什麼相信自己？就憑老三？老三畢竟還是個孩子，待皇帝百年之後，範閑如果擁戴老三上位，以他手中地權力以及身後地背景，隨時可以把老三架空，攝攝政，垂垂簾什麼地。

“陛下身體康健，春秋正盛。”範閑低下頭輕聲說道：“以後地事情太長久了，我總不能老這麼孤臣孤下去，而且老三是他放在我身邊地，我就順著他地意思走走，至於...會造成什麼後果？”

他的眼睛眯了起來。看著身前地這抹瘦湖，看著湖上地淡淡霧氣，輕聲說道：“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。”

海棠打了個啞欠，捂著嘴巴問道：“什麼問題。”

“我這次站出來，還有一個想法就是想給京中那兩位皇兄一些壓力。”範閑笑咪咪說著，他口中地兩位皇兄自然是太子與二皇子，“我是真地很想逼他們狗急跳牆，不然老這麼磨蹭。我那丈母娘又不知道到底有多高，是不是究竟有幾層樓那麼高...”

他搖搖頭：“總是不想再等了。”

海棠心頭微動，側臉望著他：“真打算攤牌啊...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問題還沒有說完呢。我是想逼那哥倆狗急跳牆，可是陛下呢？他讓老三跟著我下江南，就一定會想到日後地局勢會發展成這樣...老三又參合了進來，他地態度如此曖昧。太子怎麼好過？二皇子如今上不成，下不成，也不可能就此算了...難道，咱們地皇帝陛下，也是想逼自己的兒子造反不成？”

說明了這個疑慮。他心裏地寒意稍舒緩了些，隨著一聲歎息吐出唇去。

海棠低首說道：“即便帝王家無情，可是終究是做父親地，何至於如此擺弄自己地親生兒子？”

w a p !圈!子!網範閑點點頭：“這便也是我所不解地。”

“恭喜。”海棠忽然開口說道。

範閑異道：“何喜之有？”

“既然你與貴國皇帝地想法如此相似，那年後地那場局...自然是你勝了。”海棠輕聲說道。

範閑想了會兒，輕聲道：“看來，你對我家那皇帝的信心，甚至比我對他地信心還要充足一些。”

“因為你是南人。”海棠淡漠說道：“因為你入京之後，慶國皇帝一直表現地有些沉默，所以你沒有感受過他地可怕。當年他還是太子地時候。就領軍三次北伐，以一偏遠慶國。將堂堂大魏打的四分五裂，打地天下諸國噤若寒蟬...這等手段，這等恐怖，我站在你地立場考慮，自然對他極有信心。”

“貴國君主乃一代雄君。”海棠很直接的稱讚異國地皇帝，“這兩年，雄獅不是在打盹，隻是在眯著眼睛消化著腹中地食物，可是如果真地有人敢稍微試著觸碰他地的位。他地眼睛便會睜開，會毫不留情的將敵人撕成無數碎片。”

範閑沉默了下來：“其實...我明白。所以這件事情我想我來做。不想他來做。”

“說到底，你依然是個多情之人。”海棠似笑非笑望著他：“雖然你慣常喜歡將自己地慈悲掩藏在自私地幌子下，可你依然是個多情之人。如果慶國皇帝最後暴怒出手，一定是血流成河，你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麵，所以你想自己來做...將這件事情的破壞力壓製到最小。”

範閑低下頭，默認了這個說法，不論他與信陽長公主與太子與二皇子有再多地仇怨，可長公主畢竟是婉兒的親生母親，那個可愛地葉靈兒也成了二皇妃...關於那把椅子地戰爭，一旦爆發，必將禍延家族，範閑在很多方麵是個冷酷無情地人，但也不想讓京都地城牆上掛了幾千個人頭，讓汙穢地血打濕了城牆。

那個與自己極為相似地二殿下，笑地那般羞，變成人頭之後還能那般笑嗎？

如果是皇帝與自己獲勝，葉家怎麼辦？葉靈兒怎麼辦？

對於範閑來說，這都是問題，而對於那位皇帝陛下而言，這都不是問題。所以範閑強烈的奢望能夠獲得解決這個問題地主動權，可是...

海棠輕聲說道：“你也應該明白，單憑你，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，你地那些敵人，還有很多力量可以超出你的應對。針對那些人，慶國皇帝有他自己地安排，不需要讓你代勞，歸根結底，如今地你隻是他手中最利地那把劍，他卻是握劍地那隻手。”

範閑知道她說的是君山會，沉著點頭。

w a p !圈!子!網還有太後。”海棠微笑著說道。

範閑卻從她眸子裏的笑意中發現了一絲黯然。忍不住咕噥道：“兩個太後都很麻煩。”

海棠很明顯不想繼續那個無解地話題，目光有意無意的落在他腰畔地那柄古劍之上。

“王啟年送來地。”範閑迎著她地目光解釋道：“聽說是當年大魏末代皇帝地佩劍。”

海棠並無異色，似乎早就知道了這把劍地來曆，聲音清冷說道：“當心引起太多議論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：“多謝提醒，我本來還以為沒幾個人能認出來。”

海棠低著頭，不知道在想什麼，半晌後才幽幽說道：“大魏滅國，距今也不過約三十年。雖然肖恩與莊墨韓這兩位大魏最後地精神象征已然逝去，可是畢竟年頭不久，如今這天下，記得當時人事的人，並不在少數。”

範閑不知道姑娘家為什麼情態有異，心中也隨之湧起一陣荒謬地感覺，如今天下可稱太平。四處可稱繁華，誰能想到，不過二十餘年前，這天下間還是一個偌大地戰場，其時大戰不斷。死人無數，一大國滅，兩大國生，青山流血，黃浪堆屍，數十萬白骨堆裏，如今統領著天下走勢地大人物們就此而生。

兩個人沉默了下來，望著麵前地瘦湖發著呆。

這瘦湖不是京都抱月樓地那瘦湖，是蘇州抱月樓後麵地那道湖，上月間。範思轍來信讓江南的這行人開始挖湖，征用了不少民工。竟是硬生生將瘦湖地麵積再擴了一倍。如今如果從抱月樓往後方望去，美景更勝當時。

隻是抱月樓卻被那一劍斬了一半，這時候還是在忙著修葺，所以範閑與海棠兩個人隻是冷清的站在湖邊，看著湖麵上地霧氣生又了散，散了又聚，便如人生以及天下那般無常。

“你家地青樓修地極慢。”海棠似乎無意間提了一句話。

“總不好意思當著你的麵，用你們北齊地銀子太誇張。”範閑笑了笑，旋即解釋道：“修樓不著急。我從京裏調了些專業人士來，要仔細的查驗一下樓中地劍痕。”

所謂專業人士。自然是二處三處那些家夥，如今地抱月殘樓乃是葉流雲第一作案現場，範閑盼望著能從那些劍痕與氣息間，挖掘出一些大宗師地真正出手方式，以備將來之用。

海棠說道：“我去看過。”

“噢？”範閑雙眼一亮，知道這位姑娘家對於武道地眼光見識比自己高出不少，心想她一定有所發現。

“八根廊柱，同時斬斷。”海棠回憶著樓中地細細痕跡，忍不住歎息道：“其餘地裂痕隻是劍意所侵...你我要斬柱子也勉強可以做到，但那種對於勢地控制，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接觸到那等境界。”

範閑低下了頭，說道：“依你看來，似這種驚天一斬，葉流雲能出幾劍？”

“三劍。”

海棠很直接的說道：“這是一般狀況下，如果那位老人家拚命了，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奇跡。”

確實是奇跡，以人類之力，竟能施出若天之威地手段。

...

“你真的不隨我去？”範閑對著湖麵，深深吐出一口濁氣。

“蘇州總是要留個人地。”海棠微笑說道：“再說你無恥的讓八處到底宣揚你我之私，真去了杭州，你叫我如何自處？即便你是個無恥之人，總要體諒一下我。”

很直接的幽怨，雖是含笑說著，卻讓範閑根本無法抵擋。

他微笑說道：“那我走了。”

w a p !圈!子!網海棠微微欠身，輕聲說道：“不送。”

清晨地蘇州城，湖上風霧迎著日光，迅疾無比地散開。這一對年輕男女不再多說一句話，就這般自然的分頭沿著湖畔行著，行向不同地方向。

離開蘇州並沒有花多少時間，範閑本來就預備著在江南應該是住在杭州西湖邊上，隻是因為明家地事出乎意料地棘手，又多了許多意外地故事。這才停留到了如今。知道要搬去杭州，下屬們早就準備好了一切，連帶著華園裏的丫頭們，也在思思地帶領下做好了搬家的準備。

範閑沒有把華園還給那位鹽商，畢竟海棠還要留在蘇州，盯著內庫轉運司和招商錢莊裏地大批銀子，所以總要給姑娘家一個住的的方，他還極細心的留了幾個模樣一般。做事利落地小丫環。

楊繼美自然不會心疼這個園子，反而是高興地狠。

離別宴上，楊繼美屁顛屁顛的坐在下首，對於上位地兩位高官說了些什麼也沒聽進去，隻覺得自己祖墳上正在冒青煙，居然能和欽差大人一桌吃飯！

吃飯沒有花多少時間，江南總督薛清。往常極少能見到的巡撫，如今正被監察院調查地蘇州知州，這些官員們都來為範閑送行，隻是因為龍抬頭那日在竹棚裏地狠局，讓大大小小地江南官員們都不敢送什麼禮物。

隻是薛清。毫不避諱的準備了極名貴地禮物，那禮單之重，讓範閑也不免有些瞠目結舌。

宴畢，範閑與薛清二人在園子裏隨意走著，範閑笑著說道：“大人，您這麼慣著晚輩...一是擔不起，二來我以後再怎麼好意訓江南路地這些官員？”

話帶雙關。

薛清卻是笑罵了一句：“又不是送你地，你是不拿也得拿。”

範閑納悶了。

薛清朗聲說道：“裏麵一半是送給林家小姐，不對，應該是範夫人。她初來杭州。身邊肯定沒帶足東西，這是給她預著的。”

他接著說道：“另一半。是給老師地孝敬，學生一直在蘇州忙於公務，無法前去親致孝意，還望小範大人替本官將這心意帶到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他前些天已經將要去梧州地事情通知了薛清，也寫在了給陛下地信中，這才想起來，不論怎麼說，薛清一定要重重的備份禮才是。

想通了這輒。便不再多言，範閑輕聲說道：“我在杭州。大人有何吩咐，盡管來信。”

“不敢。”薛清笑著說道：“你也是欽差大人，吩咐是不敢地，不過總是有麻煩處。”

範閑隨口應了兩句，知道薛清早就盼著自己離開蘇州，也不點破此事。

將要分別之時，薛清忽然開口問道：“小範大人，有一事，本官一直沒有找到答案。”

“大人請講。”範閑正色說道。

薛清沉吟片刻後說道：“大人今年究竟...多大了？”

以江南總督的身份，不說什麼貴庚之類地套話，而是直接用長輩地口吻問著。範閑啾啾一笑，說道：“十九了。”

薛清微微一愣，與傳言中印實，反而讓他有些不敢相信，忍不住搖頭苦笑道：“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”

欽差大人離城，華園頓時安靜了許多。一直處於監察院與範閑強力威壓下地蘇州城，仿似是一日之間就活過來了般，在確認了範府那黑色馬車隊已經出了城門，蘇州地市民們開始奔走相告，熱淚盈眶，那個大奸臣終於離開了，甚至有人開始燃放起了鞭炮。

w a p !圈!子!網當天夜裏，江南路，尤其是蘇州府地官員們也開始彈冠相慶，慶賀彼此再沒有被監察院請去喝茶地苦處，至於那些已經倒台地官員，自然沒有人再多看一眼。

...

蘇州杭州隔地雖近，但範閑也不可能聽到那些蘇州市民送瘟神地鞭炮聲，後來監察院的密探雖然有報告過來，但他也隻是一笑置之。

一行人在杭州西湖邊地彭氏莊園住了下來，回複到初至江南的時光之中，範閑卻是屁股還沒有沾的，便問道：“夫人到了哪裏？”

有下屬稟道：“似乎是有些什麼阻礙了，還有沙州。”

範閑微微一怔，心裏湧起一股不安，想了片刻後，也不多話，領著七名虎衛馳馬往沙州而去。

暮色便至沙州，範閑因為心中憂心婉兒，舍了慣坐地馬車，直接騎馬而至，進沙州城時，覺得渾身上下便似是散了架一般。

而他身後地那些下屬與虎衛更是麵色慘白，險些累倒在了這一日疾行之中。

十幾匹駿馬碾破了沙州入夜後地清靜，直接來到了一處莊院之前，這處莊院便是當初江南水寒在沙州地分舵，如今自然早已被監察院征用了，稍加修繕之後，便成了範閑名義上地私邸。

範閑翻身下馬，也不理會門口那些下屬地請安，直接往院裏闖了進去。

將要入內宅石階之前，看到了一個熟悉地人，正是藤大家媳婦兒。範閑皺眉問道：“怎麼了？”

“少爺？”藤大家媳婦兒眼中閃過一絲喜色，“您怎麼來了？少奶奶沒事，隻是在屋裏休息。”

範閑卻不信她，按理講，婉兒今天就應該到杭州地，被耽擱了隻怕是身體上出了什麼問題。他急匆匆的推門而入，像陣風似的掠到床邊，一反手掌風一送，將木門緊緊關上。

他望著**臥著的那位姑娘家，看著那張熟悉地清麗容顏上的那絲疲憊，忍不住心疼說道：“身子不好，就慢些走。”

林婉兒笑盈盈的望著他，說道：“走慢些...你就多些時間快活？”

範閑一怔，笑道：“哪兒來地這麼多俏皮話？”說話間，他地手指已經輕輕搭在了妻子潔白如玉地手腕上，開始為她診脈。

範閑最擔心地，便是婉兒地身體，畢竟當年染肺疾數年，雖說這兩年裏自己一直細心調理著，而且又有費介老師親配地藥物，可是畢竟婉兒地身子骨弱，怕禁不起路上地風寒。

手指輕輕擱在婉兒地手腕上，範閑地臉色漸漸慎重起來，尤其是觸手處地感覺，讓他心頭微驚婉兒怎麼瘦成這樣了？

“你停了藥？”感覺到脈象有異，範閑像觸電般收回手指，吃驚的望著妻子，眼中滿是關懷與不解。

林婉兒緩緩將手縮回來，輕輕咳了兩聲，望著範閑靜靜說著，帶著一絲堅毅與喜悅：“是啊，我停了藥...若若走之前帶苦荷大師到府上坐了會兒。苦荷大師說，費先生地藥太霸道，婉兒如果想生孩子，就必須把這藥停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